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七至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舉人臣馮蓋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遼夏九

上神宗論种諤擅入西界 劉述

臣昨以种諤不禀朝命擅興兵馬城西界綏州有違誓詔爲國生事曾具奏聞乞并同謀人枷送下獄從朝廷

差官制勘依軍法施行續又奏薛向楊定張穆之高遵裕王中正輩表裏相結誑惑聖聰妄興邊事乞行根勘以正典憲未蒙朝廷盡理施行臣伏思之陛下新紹大統方在亮陰之中所賴者兩府大臣協心畢力修輔庶政以安民心以固根本至於疆埸之事尤宜戒飭帥臣講信修睦撫寧遐荒而乃輕用姦臣之言遽議用兵之策失信於外國結怨於邊民而況關陜之西比年饑饉民力凋弊國帑空虛自寶元康定以來人間瘡痍尚未

全復今又使之奉期會之役供倉卒之求彼獨何以勝其苦哉故臣慮有不堪其憂者也又風聞每於中書南廳會議其間多顧避形迹不務昌言或各持已見靡從正論至有累日不能決者夫軍國之事常有緩急若機會一失則如奔川逸驥弗可救止今兩府大臣依違如是使之適變而應猝豈不殆哉昔唐太宗謂黄門侍郎王珪曰近日中書所行詔勅頗有意見不同互相是非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顔面知非不正遂即施行惜違一

官之小情偽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道也隋内外庶官正以依違而致禍亂兹誠人主獨見事機委任責成之先務也臣愚欲乞陛下面戒兩府今後並須戮力一心堅守正道凡所議事皆當原始要終不可媮為一切以貽久遠之患詔旨有所未便亦須據理執奏毋事循嘿仍乞客加聖鑑辨其邪正其辨邪正之術如唐李絳所言試取惡事假以上意為善而問之或取善事假以上意為惡而問之其人或不顧事實好惡便隨聖心

而言則忠信傾邪立可識矣此得其要也其間或有無所裨益唯務阿附之人宜加罷出以儆在位則賢否分而職業修矣臣以戇愚動觸忌諱忠憤所激豈敢愛身惟陛下念之治平四年十二月上時為知雜御史

上神宗論种諤擅入西界　楊繪

臣聞帝王之道唯信為大仲尼以為兵食可去信不可去晉文霸國之君爾猶曰得原失信何以庇民今為國家患唯西北二虜然而數十年無烽燧之警生民不識

戰鬭之苦者豈專仗金帛而然乎亦恃乎信誓之言而已矣比者西戎新納信欵切聞髙遵裕許傳聖㫖與种諤等納西夏叛人首領近三十人仍深入虜界地名綏州築城以居之臣切謂朝廷若遂從其計則失信於戎狄生起邊事無窮極矣為今計者莫若貶謫其矯制擅興之罪以正典刑仍差使告諭西夏示非朝廷之命如此則大信不失興功生事之徒少有懲矣臣又聞西戎有僭逆之狀已五七年擅置官司輒更年號而但倔强

於巢穴中終不敢顯然出兵為邊鄙之患者何哉彼雖戎狄亦不敢無名而舉矣今既納其逃叛者則彼之作過有名矣以中國而失信於外夷一不可也既失信於西則北戎亦從而疑信誓之不實是一舉而兩失之二不可也興師有曲直直者奮而曲者怠左傳所稱我怠彼奮是也今若生起邊患則差往戰鬬者必曰彼邀功生事高遵裕种諤實當其名而被堅執銳出生入死則使吾徒為之有不伏之心而生懈怠焉則難以必勝三不可

也有此三不可之大患則朝廷何恤於二子而不惜於邊鄙大患乎方今公私帑藏近已空竭糧運不繼當取於民民將不堪則患起於内矣臣切料扶其議者必曰若貶二子歸其逃者則西虜亦未必息兵不若因而成功臣切謂朝廷自不失信而虜作過則直在我矣我直彼曲雖興軍擾民軍民何辭以怨乎外人議者咸曰兹事蓋起於薛向鹽馬之法行之六七年今將獘矣薛向欲求脫去而使他人乘其獘故與楊定高遵裕种諤等

建爲此謀欲求邊任而罷轉運使之職致陜西之民從夏秋以來倡言朝廷欲收復横山而不恤陜西之民甚有怨咨近外人又傳感陛下之聽於外者楊定也感陛下之聽於内者王中正也致陛下鋭於横山之議者職斯二人臣雖愚昧豈不知此事之非實但願陛下早賜指揮則外人浮議自弭矣臣忝諫職敢不盡言治平四年十二月上時知諫院熙寧元年二月种諤奪四官隨州安置

上神宗論种諤辟向　劉述

臣切聞趙瞻勘到种諤詐稱得密旨擅發兵馬城綏州公案止斷追官安置而已案内亦不一就勘到薛向張穆之髙遵裕王中正等人外議喧然皆謂未得公當夫矯制發兵人臣之罪無大懐姦罔上國家之法不容一則見不忠於主兹實叛亂之漸為天下者不可不深懲也昔漢馮奉世矯制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欲加爵土蕭望之以為不可恐後奉使者為國生事武帝時王恢用馬邑豪聶壹計欲舉兵攻匈奴與韓安

國論難往復數四武帝從恢議後無成功下恢廷尉廷尉以為當斬太后以田蚡之言謂武帝曰恢為馬邑事今無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武帝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乃自殺恢當時禀命於朝廷而舉事不成武帝猶謂不誅無以謝天下蓋慮後來狂易之人妄興邊事殺傷士卒疲獘中國故以為戒爾今种諤詐稱密旨擅發兵馬以致邊境騷然公私勞費此而不誅孰為可誅者所幸

賴者陛下仁聖之心充格天地天地神靈擁佑聖德故致諒祚死不然兵連禍結百姓受弊於今已不淺矣伏望陛下深思宗社之計早絶禍亂之源發於聖斷斬諤以謝邊民以誡後來專輒興事以遺國家之患者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次薛向臣採諸衆論其人本為擘畫用鹽博馬事今來鹽鈔布滿中外賣之折錢而復不顧其法已弊矣向切欲擺脫未有縁由故於上前妄陳橫山可取之議欲作邊帥以邀已利耳非忠於朝廷也洎

過本路遂將公文幷手書與諸將稱得密旨圖取橫山以致种諤狂發貪功恐為他人所先輒作此事迹其所由首惡者乃向也今种諤旣議追官安置而已向乃猶不失為州臣恐用法未適輕重之宜縱使陛下當時曾許向經營此事乃為向以甘言厚利眩惑之故所謂懷姦罔上者非向而誰漢武帝所以不赦王恢者正為此爾中外皆謂向憸巧之人善結權貴致位至此悉用此道陛下旣為此人面欺當須覺悟而怒之不當曲為主

張掩蓋其罪也臣恐今後姦邪之人窺見此意別生事端誑誤陛下以為朝廷招天下之患陛下又將主張掩蓋之邪將不然邪臣聞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言從衆也仁宗皇帝未嘗私意喜怒天下之人謂之善則用之天下之人謂之惡則棄之是以天下稱其聖此陛下所宜法而行之者也今薛向之罪惡中外切齒關陝之人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而陛下獨未悟臣所未諭也其勘官趙瞻既勘得种諤辭連薛向等人便合追攝

勘證豈得再取朝廷指揮顯見黨庇懷姦首惡之人伏請選差公正强明臣僚并趙瞻一處勘鞫以正邦憲以厭人心臣前已具奏乞不差趙瞻作勘官恐因與薛向鄉里之舊曲為黨庇今乃果然臣恐兩府大臣中亦有黨庇薛向如趙瞻者陛下不可不察也臣職在糾姦故敢觸冒忌諱昧死陳誠惟陛下念之熙寧元年二月上時為知雜御史

上神宗論不可伐喪　劉述

臣伏覩夏國諒祚死亡遣使人來告哀朝議損其恩禮

以其納欵之後曾犯大順城及擅殺傷楊定等所以貶之也今風聞欲遣使責問其國不修賀登極并正旦等事及聞邊臣建議欲乘其喪禍饑困之際以重兵深入討虜不知果然否以臣愚思之恐非所以哀喪恤灾綏懐夷狄之道也夫夷狄者豈可以禮義責之哉弱則畏服彊則侵叛從古以然也今諒祚既死將責何人不若因而撫之為得策也真廟景德初繼遷死其子德明尚幼因邊臣奏報即降詔慰諭由此德明遣使奉誓書歸

順爾後邊事寧敉姦三十年關右之人無科率轉餉之勞安耕織生養之業公私富實朝野歡娛當是時真宗皇帝非不知乘其喪禍微弱之際用兵窮討蓋以金革之事勝敗不常匪唯耗蠹貨財亦復殺傷士卒於是推天地父母之心務以德懷不以力伏是以終德明之身不敢有負朝廷乃前事之明驗也以當時之事力視今日之虛實萬相遠矣當時尤不欲為而今日復欲為之豈不誖哉臣伏願陛下追鑑前世用兵和戎之利害

深察今日兵威財力之彊弱愛惜生靈之命保固祖宗之業丁寧二府撿詳景德年趙徳明故事仍先遣一介之使慰撫其國人存問其嗣子仍諭之云如朝廷推封爵之恩即須别納誓欵方可乞行制命彼既孤弱且貪賜予則欣然聞命矣乃可以救前日种諤擅興之失使知非朝廷之意則曲不在我矣若用邊臣之言以重兵壓境乃為權謀之事欲彼懼而速盟可也若作深入之計則為無策矣今諒祚之斃不在先後而適在今日乃

上天之靈擁佑聖德俾於斯時除去邊患昭然可識矣陛下可不順承天意撫柔夷狄以安中國乎事之機會正在此時一失其宜蕩不可捄惟陛下留神省覽天下幸甚熙寧元年三月上時為知雜御史

上神宗論自治以勝夷狄之患　孫覺

臣切見陛下去年經營西事議不素定邊臣二三至令偏裨輕易出師深入營建城壘轉輸餽運數道為之騷然終之楊定見誘喪元於敵今又或傳交趾爭立内相

誅夷為吏易廣帥以至閩越諸州大抵改置牧守矣而北戎亦輒為誓約擅刺兩地邊民中國四陲而三方皆警此蓋陛下新即大位夷狄未見威徳故敢或為侵侮以窺我邊朝廷整飭戎備選置任使未為失計也然臣切聞之虞書曰柔遠能邇惇徳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會宜長策成筭以厭伏四夷然其言專以難任人為本蓋任人處内則主聽眩主聽眩則任使不明忠邪雜進雖有智勇安所設施或任人

放逺則智者竭其智勇者獻其力夫如是則何蠻夷之足患哉臣又聞六月詩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盖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綱紀人倫恵養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知羣下之勞苦遣使勞還恩意愈篤反復以自治為先故能周道中興夷狄逺迹臣愚切以夷狄之患雖盛王所不免唯知自治者為能勝之伏望陛下雖講邊備選師臣而深以詩書為監日新盛德使任人不能眩聽而次序以興小雅之廢則臣將

見四夷畢來陛下深拱以享太平之報熙寧元年五月上時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上神宗論治邊之略　孫覺

臣伏見陛下深以戎狄為念而治邊防儲軍實臨朝慨然思古之將帥至親撰文以祭前朝大將之有功者垂老降虜賜之服章延見訪逮以此見陛下之於夷狄懷不平之憤而欲上為列聖攄之於無窮也臣竊不自料謹上治邊之略伏惟留神采擇國家與虜和好六七十

年雖時有邀求或小侵嫚然未嘗敢頓隳信誓深入大擾邊民白首不見兵革朝廷雖歲捐金繒厚禮重幣以結其懽心然吾之元元得父子相保以養其家不至於暴露流離肝腦塗地者列聖之賜也其賄益厚其勢益驕其獘終至於用武何也與者倦而其取無厭約既久則其終必獘則其至於用武也豈得已哉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不得已則軍儲不可以不實邊防不可以不修將不可以不擇

卒不可以不練吾之糧械既已備足戎人守信誓謹疆埸則吾固待之如初若大有所求違約妄作或舉重兵以臨境上恃吾有以待之則以戰以守惟上所令臣雖未嘗至邊州以臣之所聞見切恐今日之將卒器械糧廩未可以與虜角也臣聞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享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二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襜襤西抑強秦

南支韓魏委任邊將必若趙之於李牧可也太祖皇帝神武聖謨燭知邊事故關南用李漢超瀛州用馬仁瑀常山用韓令坤易州用賀惟忠棣州用何繼筠延州用趙贊慶州用姚內斌環州用董遵誨原州用王彥昇靈州用馮繼業遠者至二十年近者亦不減十餘歲其家留京師者撫恤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市易免所過征稅令募驍勇以為爪牙每來朝必召對賜坐飲食之其還也厚加賜賚故邊臣皆富於財得以

養士用間通知蕃人情狀敵將入寇我已先知設伏掩擊多能以寡勝衆以至平蜀取荆下嶺表收江南二十年間用兵四方而不以西北為慮者諸將守邊之力也臣以謂才能策略若此十數人者不乏於世顧所以委任責成之道何如耳誠能講求擇將之方於諸州要處試而用之其才果可任也則付之一州以便宜從事地可墾闢聽招土兵卒可選用聽其廢置財可聚散聽其出入間諜往來聽其自便率歲來朝燕見加禮使君臣

之際洞見心腑則將輸其忠士盡其力是被邊諸州皆得李牧以守之也如此則寇之進退常在中國至於無厭之邀求無故之侵侮彼將望風而自沮矣孰敢赴湯蹈火以取糜爛者哉夫以衰周之諸侯唐室之藩鎮皆以一國或數州之地外抗夷狄内拒天子蓋用志不分者能以小敵大委任責成者能以寡勝衆也今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鰓鰓然嘗有夷狄之患用人不專而間說者衆不假人以權而朝廷自任責故也臣聞治天

下者譬之養身身之血氣不可偏有所養養血以勝氣養氣以勝血皆以致疾而害其身文武之為用亦何以異此國家自西師講和以來天下以兵為諱武事之不講也久矣陛下天錫勇智兼用文武方將大拯天下之弊以為宗廟無窮計慮則夫備邊選將之方特其小小者耳伏望陛下日新盛德聽用賢俊收采衆策以期成功天下幸甚熙寧元年六月上

上神宗論小人妄陳邊事　范純仁

臣聞舜難任人而蠻夷率服詩譏人罔極交亂四國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有以見小人用之則交亂邦國遠之則能伏蠻夷皆前世之明效而聖人之深戒也伏見近日因陛下求治之初延訪之勤時有小人之言上惑聖聰聞之似若可采行之必累至明蓋其天性憸邪智識淺狹効小忠而忘大體貪近利而昧遠圖急於營身不思害國皆以已之所好便為致主之謀行於其身尚為衆人所惡采而治國豈能有補大猷如昨來薛向等

起横山之謀西陲至今受弊及河北王臨始奏邊事亦多細瑣不實自謂朝廷委信帥臣難為節制并諸路走馬承受亦有不遵條約輕妄奏論揺動邊臣過當生事朝廷每有升黜適足助其威勢若不早加禁約實恐深蠹紀綱伏望陛下法宣尼遠佞之言體虞舜疾讒之道凡是憸人近習其言不可輕信及乞宣諭二府如有妄奏邊事及曾引惹生事之人不得令在邊任候有急難方得用之及委轉運使提點刑獄等體量諸路走馬承

受不得於元降條約外妄陳邊事及言人長短其所奏

文字亦乞降樞密院公行如此則小人道消太平可致

熙寧二年三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神宗論中國當守信義不可輕議用兵

司馬光

臣向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曾上言方今百職未舉庶政未修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帥未選軍法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八事不全不可興兵智

處迂踈不合聖心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為夏虜所殺陜西騷然困於餽餉朝廷悔前之失故謫降种諤以謝夏虜再三招撫方能得其稱臣奉表復遵舊約朝廷特遣使者以誓詔策命及金帛雜物賜之尚未返命今切聞陛下復詔种諤等詣闕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為聞者無不寒心夫布衣不守信義尤見輕於鄉黨況王者臨御四夷當叛則威之伏則懐之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若戎狄幸而臣服無故擾之及其背誕則從

而忍之得其臣服又從而擾之其於信義威懷何如哉
國家以信義臣畜戎狄百有餘年前日种諤等舉而弃
之興兵掩其不備以邀之僅能得不食之地百餘里飢
虜萬餘人耳今地則歸之虜庭民則逃散略盡朝廷有
何所得而發兵守衛轉粟饋餉公私之費以巨萬計其
為失策豈不昭然今瘡痍未復憂患未弭臣前所言八
事一無所修敵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心蓄而未
發諤等乃欲復為前日所為臣見其無復綏州之功而

必有大敗覆没之事兵連禍結不可救解公私困竭盜賊將生此乃社稷之憂非獨邊鄙之患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留神深念至于再至于三當先修内政未可輕議用兵天下幸甚熙寧二年六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上批付樞密院名蔡延慶等八人赴闕

上神宗諫西師　富弼

臣切知陝西用武諸路入討至今已是數月調發輸斂不無勞費陛下躬親萬務勤於訪逮臣所恨未能一効

死力少寛陛下西顧之憂且念靈夏數州自太宗割賜之後幾百年所存者唯是空壘而已今所得城壁切恐未償所費既已克下又須守禦自此勞費卒無已時伏緣西夏與北狄常為犄角之勢盖北狄山前後十八州每恐朝廷有復取之意慶歷初因元昊叛仁宗不免討伐而北狄遂有嫚書與割地之隙其書大意自謂我與西夏是甥舅之國南朝不合加兵臣不能盡記其辭惟記一句云殊無忌器之嫌此大可見其意也臣其時兩

使羌廷每見元昊遣人在彼密令詢問云來借兵此皆
臣始末親經目覩不是剽聞以昔校今不敢謂必無此
事今北狄亦須疑朝廷既平西夏即移兵北伐必有借
助西夏之謀不可不過慮及此也設或二虜相應兩邊
起事即各用人力如何枝梧其間軍情民心須常加防
察不可使至於此極也況今天威已振王師已捷或且
令退修邊備講守禦之策更俟表裏安集別圖後舉以
為萬全之計亦為未晚伏乞陛下特賜詳擇而審處之

熙寧三年十二月上時爲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少師左僕射判亳州先是八月夏人侵順安綏平綏德黑水等寨判延州郭逵擊却之壬申遂舉國入寇攻圍大順城等環慶路都監高敏等萬人戰歿陝右大震九月參知政事韓絳出宣撫陝西呂大防爲判官自是西鄙用兵數年乃息

上神宗諫西師　　司馬光

臣不才誤承朝廷委用待罪長安兼領一路十州兵民大柄朝辭之日蒙陛下面諭以凡邊防事機及朝廷得失有所聞見令一一奏聞臣受命以來且愧且懼所愧者聖恩深厚責任至重所懼者智識淺短無以堪稱夙

夜疚心不敢寧居臣入境以來見流移之民道路相望詢訪閭里皆云今夏大旱禾苗枯瘁河渭以北絶無所收獨南山之下稍有所存而入秋霖雨經月不霽禾雖有穗往往無實雖有實而往往無米雖有米率皆細黑一斗之粟舂簸之後不過得米三四升穀價涌貴民間累年困於科調素無積蓄不能相贍以此須至分房減口就食西京襄鄧商虢等州傭賃客作或燒炭採薪或乞丐剽竊以度朝夕當此之際國家惟宜鎮之以靜省

息諸事減節用度則租稅自輕徭役自少逋負自寬科率自止四患既除民力自足民財自饒閭里自安流亡自還固不待陛下憂勤於中宰相劬勞於外然後人人得其所也苟或不然國家雖欲輕租稅寬逋負其所費之財何由可得雖欲少徭役止科率其所營之事何由可成四患不除雖日下恩澤之詔民猶不免於流移轉死也蓋欲止沸者莫若絶薪欲安民者莫若省事此目前之驗也非難知也臣到官以來伏見朝廷及宣撫等

司指揮分義勇作四番欲令以次於沿邊戍守選諸軍驍銳及募閭里惡少以為奇兵造乾粮糗飯布囊力車以備餽運悉取歲賜秉常之物散給沿邊諸路又竭内地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且以永興一軍言之所發人馬甲八千副錢九萬貫銀二萬三千兩銀盌六千枚其餘細瑣不可勝數動皆迫以軍期上下相駈急於星火官吏狼狽下民驚疑皆云國家將今春大舉六師長駈深入以討秉常之罪臣以疎賤不得預聞廟堂之議未知

茲事虛實昨者親承德音以為方今邊計惟宜謹嚴守
備俟其入寇則堅壁清野使之來無所得兵疲食盡可
以坐収其獘臣退而思念聖謀高遠深得王者禦戎狄
之道實天下之福及到闕中乃見凡百處置皆為出征
調度臣不知有司在外不諭聖意以至有此張皇將陛
下黙運神筭不令愚賤之臣得聞其實也臣不勝皇恐
晝則忘食夜則廢寢心寒股慄切為陛下危之夫兵者
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來國家富强將良卒

精因人主好戰以致危亂者多矣況今公私困竭將愚卒懦乃欲驅之塞外以捕狡悍之寇其無功必矣豈惟無功兼無後患甚多不可盡言也若朝廷初無出征之意則何為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訖無分毫之事萬一將來敵騎入寇府庫已竭民力已困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史中丞日朝廷將興綏州之役臣曾上言國家先當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府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備然後可以征伐四夷今此八事未

有一者勝於曩時而況關中饑饉十室九空為盜賊者紛紛已多縣官倉庫之積所餘無幾乃欲輕動大衆橫挑猛敵此臣之所大懼也或者又云國家未討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若果如此尤為不可何則今者竭關中之財力大興師衆乃捨有罪之強寇誅無辜之小種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將無以復號令夷狄矣此二策皆為不可伏望陛下深鑒安危之機消之於未萌救之於未形速下明詔撫諭關中之民以朝廷不為出征之計

其義勇更不分番於沿邊戍守亦不選募奇兵凡諸調發為餽運之具者悉令停罷愛惜內地庫倉之儲以備春深賙救饑窮之人如此豈惟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不勝憂迫直輸赤誠惟陛下裁察熙寧三年十二月上時為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上神宗答詔問北邊事宜　韓琦

臣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當內東門司裴昱齎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狄八十年近歲

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開釁端妄來
訴理北敕官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伏今
横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敵
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人大政必詢
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
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宻具以聞臣晚年多
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
狄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以塞

聖問臣切以契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幷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敵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疆埸所有與作深以張皇引惹為戒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鬬之事至仁大恵不可加也臣覩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敵人素以久強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

南之意雖其主孱而佞佛豈無强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説造此釁端故屢遣使以争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敵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髙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絶朝貢向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髙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向聞强取其地建熙河一路

殺其老少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氊即契丹壻也既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為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敵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歷嫚書所謂剏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

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
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敵人辨理疆界河
朔沿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計修築城壘開淘壕
塹與北京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
城之具牽令備足逐處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垛張
盤前後非一又諸處𠸄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
州等處𠸄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且敵人未
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巳費財殫力先自困弊此

又徙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縣不得關防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自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騾驢准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狄素為敵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横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朝廷況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恐彼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

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彼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致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筭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臣昔曽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切計始為陛

下誅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之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有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為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户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户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

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内每歲更納寛剩錢以備他用此所謂富國之術也且農民送納夏秋税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税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内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爲功圭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

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溥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得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本也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歎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陛下

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舜之聰明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徳也又令好進之人不顧國家之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敵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敵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灾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郡芻粮不充新選將官例皆麤勇保甲新㸃未經訓練若駈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粮運不給敵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

可其將柰何太宗時雖曹彬米信名徳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往報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諜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篤信約兩絶嫌疑望陛下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敵疑萬一聽伏則可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

賢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敵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伏決欲背約則河北諸州深溝髙壘足以自守敵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駈逐大將持重以全取勝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行倉卒之際不可率一境之

民比戶將牛馬餱粮盡入城郭葢至時或有往保生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庄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城郭而居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狄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鄉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葢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用是

只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覬愚瞽一悟聖心為社稷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熙寧八年四月上時以侍中判相州

上神宗答詔問北邊事宜　富弼

臣素乏才業忝塵二府昔在壯時精力尚不及人今老且病氣志衰耗何足備大政之問然臣實非巳見今但舉衆人所得聞者錄以上奏惟聖明裁擇臣五六年來

切聞綏州婁熙河辰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唯交趾中寢其餘諸路皆有攻討或尅獲或喪失即傳播天下而綏州婁熙河始初興舉便傳聞云朝廷必復靈夏平賀蘭既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此說尤盛北狄必已探知相備復傳聞朝廷修整器甲簡練兵伍增築城壘積聚芻粮加之招致高麗為牽制之援近又分置河北三十六將按閱愈急喧布漸久事機參合此敵人所以先期啓釁以發代北侵境之端而不肯已也其平賀

蘭平燕之策虚實固不可知然傳者既多且久萬口一詞誰敢辨白設有辨者遠夷何以取信今釁端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議逾年未決横使再至事歸朝廷此邊城之職而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款緩便要可否違之則兵立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堠窄狹為患雖遲而久遠不便臣謂不若一委邊臣令其堅持久來圖籍疆界為据使其盡力交相詰難然北狄非不自知理曲蓋故欲生事遂興干戈以氣吞我以勢陵我是欲奪

我累年所作之事彼非敢無故驟興此端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敵人結釁背盟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持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防邊之要也若朝廷乗忿便欲深入討擊臣實慮萬一蹉跌其害非細更或與西夏為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邊奏警急兵糧皆缺窘於應用須防四方凶徒必有觀望者謂國家方事外虞其力不能制我遂相嘯聚蜂蝟而起事將柰何臣願

陛下以宗社爲憂生民爲念納汙含垢且求安靜更俟
歲時豐稔窮困稍蘇流亡漸歸民粗安業稅賦不失倉
廩不虛恩信宣布人心固結然後别圖萬全之舉貴免
一跌之失此天下之願也亦臣之志也向又喧傳陛下
決爲親征之謀中外益更憂懼心殞膽落陛下雖英睿
天縱必有成筭然太平天子與刱業之君事體絶異尤
不可輕然輕舉又恐朝廷且作聲勢固無實心事若如
此乃是我以虛聲而邀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踈略

之虞作實來者必有周密之慮以疎略之虞而當周密之計其成敗豈不灼然耶假令入討得志而還此契丹一種事力自大況夏國置勒斯賚高麗黒水女真達靼等諸蕃為之黨援其勢必難殄滅使無噍類即由此結成邊患卒無已時大非長轡遠馭之道也臣切謂因横使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懐喻之云朝廷凡所為武備乃中國常事非顧外與征伐向者用武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須合問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

是七十餘年無故安肯輒欲破壞恐是姦人造作妄興間諜或是彼聞我整肅邊事即疑我有所興作我既知之豈免大為準擬蓋因此互相疑惑養成釁隙遂有今日爭理朝廷更有可說諸事但盡說之須令釋然無惑乃一助也橫使始不納即遣報聘者於戎主前具道此意庶幾一聽必有所益緣彼大藉朝廷歲與方成國計既有顧藉之心豈無安靜之欲只以疑情未釋遂成倔强若與開解明白必肯回心向化凡百芥蔕盡可脫略

苟互相疑忌兩情不通禍患日深必成後悔臣歷觀春秋洎戰國時諸侯遞相征伐兩兵已合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辨說解釋遂各交綈而退却復盟好者比比皆是況今釁端漸啓兵尚未合且可多方以理解釋或能有濟與其用征戰而決勝負萬萬不侔也彼此致疑及禦戎二事臣並得之羣論非出胷臆是皆目前衆所共知所共見必然之理非事外別生奇異之策也臣更望陛下兼求博訪不宜專聽一偏之說恐有迎合聖意及畏避

用事之人不敢盡以實事上奏有誤國家大計臣今所以及此者切聞去春以久旱陛下特降手詔許人極陳朝政得失中外歡抃咸謂聖情已大開悟尋聞上章論列者甚多隨而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手詔名人極諫為意而優容之反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鉗結忠藎之語不敢復出于口臣謂下情不能上達者乃朝政莫大之患也願陛下深思極慮之早令天下受賜及朝廷無事不勝大幸此奏出於忽遽又且欲事理明白不敢

加飾及援据古事但直書利害而已昔楚相子反謂區區之宋尚有不欺人之臣况中原大國已與北寇結隙今若更不推誠以待之則恐不能解疑釋惑也伏乞聖造特加裁恕

熙寧八年四月上時以使相韓國公致仕自蕭禧等再來議地界神宗特出手詔問計弼等弼等答詔皆主不與之論會王安石再入相獨言將欲取之必故與之以筆畫地圖授韓縝悉與之葢東西弃地五百餘里實縝承安石風旨行之其後元祐初諫官蘇轍論縝棄地之罪其言云自古四夷外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髙后之世匈奴桀驁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奄至渭北今二寇𥶡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虜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顧反唇微笑此何意也敵誠見縝無狀舉祖宗

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為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啓姦辱國必始於是北寇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為相寇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而朝廷以促國七百里而損縝臣愚所未諭也臣聞之河東父老云韓琦為太原欲置范家東堡范家西堡及赤泥膠三旨揮弓箭手恐寇以為言乃召弓箭手節級高正使幹其事正率其徒於斯賫臺之南北候伺寇人樵採者輒毆傷之寇以為言則曰此漢界也移文爭之往反十數卒得其要約自斯賫臺以南為漢界而三旨揮弓箭手大獲其用及韓縝定地界皆割與之主戶約二千五百餘戶客戶三四倍之駈迫內徙墳墓廬舍及所種田畝皆委之而南老幼慟哭所不忍聞遂以天池嶺為界天池北距斯賫臺尚二十五六里異時寇欲祈福修天池廟必牒安撫司而後敢入以明廟之屬漢今也亦為敵有高正者土豪也有威名於北方番漢目之為高大王而天池廟神亦曰高大王廟方割屬敵時正拊膺

大慟謂其徒曰我凡嫂今日陷蕃百姓數千人皆大哭縝為侍從仗節出使而責國黨冦曽不如一弓手節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正數年前為大皇平巡撿年七十餘每見人論縝與燕復之姦即欲食其肉復火山軍三界首唐隆鎮一商人也入粟得司戶參軍韓絳為宣撫始奏換武邊人疑其細作而縝與之交私狎暱無所不至呼為燕二亦謂二哥割地之謀皆出于復敵使梁永蕭禧本以横山下大川為界至七蕃嶺下乃斗入漢地圍裏此嶺凡二十八里意欲自此直至分水嶺為界邊民大怒有焦家弓箭手二百人毆擊北使奪下梁永等柱斧交倚魂不敢復南仍自七蕃嶺北轉而西以大川為界燕復至雁門寨亦為弓箭手所毆匍匐入寨閉門僅免由此觀之邊民皆忠憤不伏而北狄亦自知理曲無詞使縝稍有臣子忠孝不負本朝之心則七百里之地必不至陷于冦仇之境也火山寧化之間山林饒富財用之藪也自蘆芽平荷葉山雪山一帶直走瓦窰塢南北

百餘里東西四五十里林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兎足以飽數州今皆失之雪山有廟河東一路牲幣所走今亦為夷鬼矣人神共怨皆縝之罪中國從來控扼卓望形勢之地如五蕃嶺六蕃嶺七蕃嶺黄嵬山之類今皆為敵巢下視忻代人馬可數異時用精兵數十萬人未易復取而用兵之策誰敢復議以此知縝賣國之罪百世不磨若祖宗有靈必不赦縝陛下近降出吴居厚王子京蹇周輔之流皆以立法害民耳出其人改其法不數月而民復業矣如縝之罪智者不能復謀仁者不能復安疆場之患有不可測者而陛下獨赦之臣不勝為國疾姦憂深思遠之至伏乞檢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縝之罪以告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詘

上之罪縝

竟罷相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七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遼夏十

上神宗論關中事宜　　文彦博

臣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暫歇泊而未有分屯解甲之旨人情憂疑皆慮王師必有再舉之計老臣受國

恩深義同休戚齒髮如此無復覬望惟有區區欲報之意不能緘默輒為陛下言之臣切觀陛下臨御以來選拔將帥訓齊師徒修治器械儲峙糗粮皆衆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比者夏人昏亂自致天討陛下赫然命將出師以伐有罪師行以來捷音屢上雖未能覆其巢穴係其君長而師行有紀所遇輒克羌人逋逃莫敢抗堂堂之鋒天威神武震慴四夷戰功之多近世未有然而數路進軍興動大衆彌年累月餽輓不觜諸路之民疲

於供給將士盡忠竭力為朝廷奮不顧身間關死亡衝冒寒苦備極勤勞臣以謂國威既已振矣將士之力亦已殫矣百姓餽運亦已竭矣陛下今日之計正當勞徠將士安附百姓摩拊其疾痛補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按甲養威以全前日之勝如此則外足以懲艾夷狄内足以愛養軍民此宗社無疆之休也令若師徒暫還而復出士氣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復興諸路深入而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敗恐未可知而前功或喪

此天下之深憂也兼臣在洛中津遣陜西軍須不少亦聞陜西事體頗詳皆言百姓亦已流離菽粟之價騰踴令冬二麥多不下種將春農事方興又復調發不已必恐應副不前有誤大計臣不言孰當言者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度以蒼生為心不以盡敵然後為功亟詔班師分屯諸路使朝廷恩威並行兵民和附以小羌昏亂如此可以坐待其滅亡矣臣不勝大願

貼黄臣聞陜西河東運粮人夫雖所費不貲而逃

逸者甚衆至有部夫官亦逃竄恐無人敢子細奏
陳春秋戰國時用兵運粮多在中夏故兵有因粮
粮不遠載與今之餽運深入夷狄沙漠之地其勢
不同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以聖
帝伐鬼方尚三年而克之理有不可急者又曰師
貞丈人吉丈人嚴莊之稱用之則吉小人勿用用
則無功無功則有罪老臣伏望陛下選擇將兵者
如輕險而求僥倖之功者當勿用之臣年老眼昏

勉力親書此劄子深懼不謹細伏望聖慈矜察兼不敢附遞恐漏洩不達謹遣臣長孫承事郎永世持詣通進司投進

元豐四年十二月上時判河南府上答詔曰自遠相見忽經兩年春暄卿比平安前繼閱所論關中事宜悉至誠惻怛之意非累朝心膂之臣憂國如家曷能惓惓如此寤寐忠嘉不忘於懐朕涉道日淺昧於知人不能圖任將帥以天錫可乘之時上為祖宗殄滅一方世讎深用厚顔爰自六軍還塞將士已憚勞黎民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復可遠舉深入哉惟固境自全而已近特命於涇原制置者第使之城數亭障制缊衝軼耳非復有前日之圖也所以張大其名若入討之為者蓋兵法有之用而示之不用不用固有示之用耳庶或其可震之來威尋盟則

朝廷因得復羈縻之也想卿同體均休戚之誠諒已悉其措置大槩今因貽慶行特行示諭先是四月种諤奏夏國内亂秉常爲其臣所篡乞興師問罪朝廷始大出師攻討李憲王中正高遵裕等分道深入所向皆捷其後久攻靈州不下兵連歲不解中國騷然五年九月夏人二十萬陷永樂城至六年夏國主始請和奉貢前後用兵皆一時小人貪功生事附會行之本非神考之意

上神宗諫伐西夏　滕甫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裁擇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

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憂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

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切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袁紹最有巧思請試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操斂兵不追者何也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

後北征烏桓討袁熙袁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摇撼之則齒脱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内亂陛下使偏師一

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纂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

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辨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内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碁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面内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

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効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争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

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憫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元豐五年上時知蔚州）

上神宗論西師不可再舉　范純粹

臣伏見朝廷聚兵一道以俟西討將修築堡寨聚積芻

糧為進攻必取之計臣以非才職專餽餉雖前後累與同職官條具事狀仰煩聖聽然其所論皆區區餽運職事之所當言者至於攻討得失之勢城堡利害之實師期之緩急民情之慼休所以繫朝廷天下之體者則非臣之職而前此未之言也臣愚以謂畎畝不忘君者葢臣子之常守況臣世荷國恩久叨器使今事有所覩而心有所懷詎當以非職為閒而隱默自欺此臣所以自信不疑而欲言者也臣竊聞去年邊事之初議者謂夏

人惛亂因辱其長衆怨親叛席卷可平朝廷大治兵師諸道並進所向力戰而賊巢不拔則是與夫議者之言有間矣今朝廷會兵涇原欲為且城且戰之計臣以謂精騎二十萬聚於一方聲勢重大彼必清野以避我鋒決於它路犯邊以為牽制萬一乘虛入寇則事可憂兼涇原進築之衆所食粮米日將萬斛所築城堡不過一二而地里漸遠餽運無可繼之策時日漸久丁夫有奔潰之虞當此之時勢必中罷豈不負陛下興舉之意而

繫夷狄觀望乎矧所城堡障深在賊疆存守久長豈敢自保此又不可不慮者也朝廷休養民力充實府庫久矣去歲兵師一出而公私困弊若此其甚今者再議大舉人氣事力大非去歲之比若今歲事功不就即來歲又將如何國財民力將何以繼此臣所謂攻討得失之勢城堡利害之實者也臣准制置司牒坐到調發時諸路兵馬之期皆在六月切計出兵之日決是初秋去歲涇原環慶兩路各以九月出兵比至中冬漸以還塞然

猶士卒疾凍十亡四五今七月行師方是苦暑以二十萬之衆冒犯炎日或被堅禦寇或負重力役渴飲難周瘴痢多有復當大雨時行之月豈無霖潦之虞臣恐疾病傷殘有甚前日內外重兵上繫國體此臣所謂師期之緩急者也臣切見去年調夫出界其上等人戶有至獨出數十夫之家其貧下人戶亦須數戶共出一夫每夫雇直至百貫文又諸路轉運司接續調發至於再三其間凍餒艱辛若遇賊被害死亡凋弊久未可復今茲

再籍百姓已諳事勢人必駭畏頗有逃散蘖麥在隴秋禾將耘妨奪農時適於此日縁軍興大計動須人力臣等蒙朝廷誡以軍法責令趣辦若人戶大段流移關内騷動根本之地事有可憂異日言者必以臣等為歸咎之地一身之責無足自愛其如國事何此臣所謂民情之戚休者也臣切謂朝廷興計當萬全而不當幸一時之無事發而無成前車可鑒臣切與老於邊事之人曲折講議事可寒心而中外之臣妄意朝廷謀身畏禍無

有為陛下言者臣獨何人特以忠義所激不復以職事為間寧受盡言之罪於今日而不忍被不言之罪於它時故敢以所得衆人之論昧死以聞

貼黄臣非不知危言横議自速罪悔切以謂今日盡言葢無負於陛下雖即鼎鑊何所愧心若雷同衆人公肆欺罔苟幸目前之無事使昭昭公議壅塞不聞貽朝廷他日無窮之患非臣所知也今日之論誠若迂誕陛下異日當以為忠言元豐五年五月上時

為陜西路
轉運使

上哲宗繳進後漢光武詔書　范純仁

後漢光武報臧宮等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

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家無善政

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

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北狄尚彊而屯田

警備傳聞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冦豈

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臣伏見夏國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放回近日探到賊中

事宜漸却添屯兵馬必是發情疑阻却欲別生邊患伏

望聖慈以陝西生靈之故稍從其欲使復常貢庶幾可

以罷兵俾華夏復見太平則陛下好生之德洽於生靈
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賜爾臣嘗讀
後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良有深誠臣恐陛下欲聞
謹録繳進惟聖心採擇元豐八年上時知慶州

上哲宗乞還西夏六寨　司馬光

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主趙秉常為臣下所囚興兵
致討奮揚天威震動沙漠虜擕其種落竄伏河外諸將
收其邊地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此蓋

止以藉口用為己功皆為其身謀非為國計臣切聞此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於應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足以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有久戍遠輸之累無拓土闢境之實此衆人所共知也王師既攻靈州不克狼狽而歸卒疲食盡失亡頗多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始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邊臣築永樂城敵潛師掩襲覆軍殺將久之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期於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全敵自是

銳氣小挫不敢輕犯邊矣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所利敵中失之為害頗多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梧是以必欲得之不肯棄捨二年前敵嘗專遣使者詣闕深自辨訴請臣服如故其志無他止為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既許其臣服敵來請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則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拔幽辱非有意侵取疆埸土地而已其後乃云止將已得些小邊土聊示削罰豈可更有陳

乞還復之理此則朝旨首尾已自相違又興師本為振拔秉常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更削秉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羌戎雖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是彼既失望憤怒怨懟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人使難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繼明皆不遣使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者詣闕弔慰祭奠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禮雖不備稍示屈服臣切料虜意不出於三一者猶兾朝廷萬一赦其

罷戾返其侵疆二者陽為恭順使中國休息陰伺間隙入為邊患三者久自絕於上國其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且因為商販耳昔衛貳於晉取戚田及衛人既服郤缺曰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於衛今西人所為如此朝廷既不能拒絕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與之更始彼來則迎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所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

臣切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心實内附故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為虞殊不思數年前王師大舉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劃其疆場屢請而不還彼怨毒欲報讎之心窺窬欲乘釁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有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寢人豈可見其不動狎而侮之循其頭躡其尾邪臣每思之終夜寒心以臣愚慮於今為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即位天地

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昔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倔彊嶺南漢文帝即位赦其大罪遣單使往諭之佗稽首請服累世為臣李繼遷敘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真宗皇帝即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寧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無所依據也今秉常之罪不大於繼遷也米脂等寨不多於靈夏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來賀正旦生辰及登寶

位等不備之禮嘉其弔慰祭奠告國母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後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為後圖猶似有名禦夷狄者不壹而足俟其再請或留或與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略司遽稱熙河蘭會彼常疑中國更有

闢境之心不若改為熙河岷蘭經略司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棄之中國之恥也昔漢元帝棄珠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遂棄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幬父母之慈愛盛德之事何恥之有國家

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懷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悉舉虎狼之衆投間乘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鄜曰繼遷元昊之叛逆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等千寨能有益乎不惟待其攻圍自取固可深恥借使敵有一言不遜而還之傷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之之為美也此國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慮更與執政詳議以聖意斷而行之不可後時失此機會悔將無及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居

氐羌舊壤地所產者不過羊馬氊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他國貿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氊毯之所輸而茶綵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寶元慶歷之間元昊負恩僭亂屢犯邊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國未嘗蹈其境破其軍擒其將屠其城者以其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遣使因緣邊吏畀辭納款頓顙稱臣原其私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思和市之利故也舊

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今私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邊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而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數年之間似恭似慢示不汲汲於事中國由資用饒足與事中國時無大異故也陛下誠能却其使者責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皆不來賀何獨遣此使者拒而勿納明勑邊吏嚴禁交易俟其年歲之間公私困弊使自謀而來禮必益恭辭必益順然後朝廷責而赦

之許通私市待之如初然邊民與西人貿易為日積久習玩為常一旦禁之其事甚難何則若以常法治之則有司泥文動循繩墨審問證左追捕傳送之人停匿之家奏裁待報動涉半年如此則徒使邊民麗刑者衆獄犴盈溢而私市終不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峭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其上陵夷故也今欲嚴禁邊民與西人私市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本地分吏卒應巡邏者不覺透漏官員衝替兵士降配仍

許人告捉獲者賞錢若干當日內以官錢支給更不以
犯事家財充如此緣邊六路各行得一兩人則庶幾可
以聳動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舉此
事全在邊帥得人昔龎籍為河東經略使下令禁邊民
與西人私市有熟戶犯禁籍斬於犯處妻孥皆送淮南
編管一境凜然無敢犯者其後施昌言為環慶經略使
亦禁私市西人發兵壓境昌言遣使問其所以來之故
西人言無他事只為交易不通使者懼其兵威輙私許

之法遂復壞若邊帥未能盡得其人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元祐元年二月上初元豐末夏人欵塞請還侵疆不許至是臣寮多言還地者其說皆自光發之時為門下侍郎

上哲宗答詔論西事　范純仁

詔曰勘會夏人自神宗升遐後遣使弔慰祭奠繼以告國母喪進遺物今者又復遣使入朝謝恩外示恭順稍可見矣然戎情狡獪難測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卿久在西塞深曉邊情宜罄嘉謀輔予憂勞可條具邊計合如何措置守禦親書實封聞奏毋拘以文

臣切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塞二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之初聖政咼新凡有不便於民者悉為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讙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謂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於夷狄又邊上臣僚亦體朝廷意不縱侵擾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於前時所以遣使入慰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以至累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地者

其意應為前來朝廷拒之太峻却慮啓口之後更失朝廷之意則和好愈難令夏人又將到闕顧選擇押伴臣僚使與推誠語論因而談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捨已從人之德彼必有所對答則夷狄之情亦可測見若有願和之意則可令押伴臣僚自作意度說與自用兵以來甚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若夏國盡底納與朝廷待將虜到生口賜還夏國如有邊上未便之事亦可因而陳請朝廷必應量度應副彼若云前來已曽請

地入貢蒙朝廷不允則可答云前來請地乞貢是梁氏之意宜其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朝廷於國主必無所難彼若無對答則乞委延州趙卨宣布此意其肯還生靈及來請地則可曠然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狡獪難測彼將陷蕃官吏軍民押在界上即却將向來所得邊地及城寨内外所居漢人寓户先次漸令移入近裏并勾集前後虜到夏國生口亦在界上先且立定誓表預約期日兩相交還如此措置則取捨有名於國威無損

其有向來所得邊地雖是建立城寨其間實有孤僻不易應援供餉之處留之則戎人必須在念邊事難息若却換得陷蕃生靈不惟無損國體兼和氣充塞天地陛下聖德超越古今為中國無窮之利矣若趙卨諭意不肯換易及換易之後尚生狡計別有邀索則朝廷自可絶之嚴戒邊城堅壁静守任其所為如此則我直彼曲則人神共怒滅亡可待我逸彼勞則雖久不來庭於王道無損所有交際及宣布之時其間合有意度節次更

妻趙髙條上不得落賊姦計臣倉卒略具大槩仰答聖
問未能詳盡如蒙召對尚有口奏事件得以粗陳更在
陛下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貼黄臣所知邊事只熟知環慶及粗知鄜延其他
路分非臣所知臣今所陳乃王體當然為萬世之
法非一時之利害也又其宣布意度及換易事節
先須只作押伴臣僚及帥臣意度者切恐戎人萬
一於應對之間失禮不遜則於朝廷無損又將來

夏人回日必有答詔便可奬諭其累次遣使恭順及喻以解釋仇怨罷兵息民之意元祐元年二月純仁自慶州召入具奏乞賜宣召上殿面呈邊事奏入太皇太后遣中使以實封手詔賜純仁及呂大防令條具措置守禦純仁上此奏

上哲宗答詔論西事　呂大防

臣伏准詔問戎人狡獪未測其誠心臣愚以為夷狄之情自古無信西夏自繼遷以來專事譎詐惟朝廷御得其道則詐無所施或失其方則驕而益肆待遇之體不

可不審然以臣觀之今日夏戎之情略可見矣羌人重於酬報先帝舉大兵徑抵靈武幾入其國而不能以數萬人之衆入塞為報永樂諸將寡謀敗事使北狄僅得以藉口然自是王師深入不虞之咎非其本國舉兵之成功蓋未足以為慮冦之無能為一也自來開邊進築之始冦必極力決爭乘其未堅至於三四不能得而後已昨蘭州之城攘斥甚廣雖一再至爭不能得去歲冰合遂不復來城既益堅冦望亦絶此冦之無能為二也

比聞秉常極孱劣梁氏既死而秉常已亡則內難未已何暇外圖雖使秉常得存亦不足畏今數遣使入朝而不早布誠款者蓋苟欲覩望遷延不敢先發以示弱以臣愚計切聞夏使旦夕到闕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問其來使今主上嗣登寶位自大遼諸國皆遣使入賀夏國是朝廷藩臣何故獨不至以覩其意足以測其偽矣又詔問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臣以謂新

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盖思之未熟也詔旨以為弱國威真廟筭之逺慮然臣猶謂棄之不止弱國威而已又有取侮於四夷之端焉不可不審計也况蘭州西羌之地本非夏國封境又其君長甞受朝廷禄秩元昊以來方盜據其地延慶城寨則接近漢界一旦舉而棄之未見其可今日措置之宜只可降詔下本路將㑹州一處更不攻取其蘭州及延慶兩路新建城寨只據見得地界守禦亦可以稍安敵情而為議和之計矣議者不過

謂戍兵少則不足以出戰多則無力以供饋臣愚以綏

蘭之地皆並塞美田增招民兵墾以足食則供饋之費

省專事守計少存戰兵則騎兵可大減矣其增招民兵

墾闢曠土分守戰之計減供饋之費如以為可即乞下

臣條析子細利害又詔問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

守禦臣愚以為今日邊計惟擇將帥為先轉運使為次

其他施設皆可取辦伏聞國初西戎之患多在環慶太

祖皇帝擇姚内斌董遵誨二驍將以守二州租賦之入

兵械之費一切付之而聽其自為西人畏之不敢入寇今以四海九州之力奉邊而不足太祖以二州租入之費禦戎而有餘以此言之守禦之方在於得人而已臣愚以陜西五路宜擇威名忠亮之人不限文武為之統帥其次以為將佐又擇公正強明之臣以為轉運使副俾各擇其才能以充其任使之屬官備邊之城專事守計而出戰救援之兵蓄於內郡平居則散而耕寇至則聚而守且為內郡之兵以援之視寇入之多寡深淺而

必報之無使其得志亦不妄動以生事守兵雖見大利不得出戰戰兵雖見大利不得久在邊如此則費省而易供守堅而不墮其計矣元祐元年二月上時為吏部尚書

上哲宗請以蘭州二寨封其酋長

呂陶

臣聞朝廷之安危不繫於疆土之廣狹中國之盛衰不在於夷狄之違順取與守難易不同其術內與外輕重各異其宜知守之為難則不敢易於所取知內之為重

則不忍輕於事外此得失成敗之機昔之聖人大有為於天下者莫不欲震耀皇武以威四夷空其巢穴絶其種類使之竄伏奔走而惟令之從其規模權略豈非恢宏深遠哉然終有所不為者恐不足以為後世利也臣恭惟太祖皇帝嘗出幽州圖以示趙普普對曰此必曹翰所為翰往必可得幽州然陛下既得幽州則以何人代翰太祖於是默然持圖歸内又聞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中既平汾晉車駕遂北征欲乘勝取范陽王師所至

皆克捷降者亦衆竟以士卒疲頓轉輸迴遠乃班師而歸雍熙中又嘗詔欲親征會有歧溝之敗而止夫以二聖之睿謀英斷徘徊指顧而四海混合豈獨一幽州而不能取哉葢不欲以大定之天下而耗其力以事一方也恭惟神宗皇帝聖智髙廣有削平夷狄之志既取熙河又取蘭會方將一舉而滅西夏不幸棄四海矣則今日之計固宜權其輕重審其難易而決其予奪也夫元元之疲瘵可謂甚矣陛下深知其然加意惠養仁澤流

行非特一事夙夜焦勞既勤且至然而邊鄙有深憂國家有大費則生民何時休息哉所謂蘭州定西城龕谷寨者久在封域之外一旦取而有之地不可耕而食人不可收而使而使廢垣頽壘如狐兔之穴輦金帛以具版築而郡縣力困於饋挽駈士卒以嚴戍守而肝腦至於塗地今日運鏹數百乘明日致粟數萬鍾然後有累月之用環而視之則帑廩又空矣平居無事一歲之費凡二百萬緡烽候忽警安可勝計坐耗中國莫甚於

斯如火銷膏不知自覺非朝廷之福也臣嘗觀有唐之盛其君臣不勤遠略不賞邊功者蓋不欲使國家有虛名而生民受實害耳儻得無用地終則捨之或因而封其酋長俾之自守請舉一二以明之昔太宗既擒頡利割其故地置都督以統之擢酋豪為郎將者五百人又嘗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率所部建牙於河北又嘗以鐵勒回紇等十三部内附遂置六府七州各以酋帥為都督刺史葢叛則誅之伏則懷之得推亡固存

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何必利其土地然後為勝哉魏鄭公褚遂良温彦博狄仁傑輩皆持此議莫不欲肥中國而綏生民也以今天下民力凋弊之後太母垂簾保佑聖君措置萬事尤宜安靜以享太平之福彼窮邊荒徼無用之地固當割棄以賜其酋長如唐故事因而封之則一全恩信懷柔之體二息饋運轉輸之勞三則免攻戰死亡之憂朝廷大利莫過於此大臣之議遲遲而不及者必曰先帝神武聖機有鞭笞四夷之意復數百

年陷没之地其功可謂大矣其德可謂盛矣今輙棄之

無乃隳大功損盛德乎臣愚竊謂不然中國之待夷狄

者惟恩威二柄而已方其未服則威以屈其力及其既

從則恩以懷其心於是取與之權我當兩得於内而逆

順之勢彼不能逃乎其外先帝昔取之者威也故其力

屈陛下今與之者恩也故其心懷然則何累於功德哉

亦足以成先帝之志矣向日大臣不能堅守誓書沮折

虜使乃捨沿邊數百里襟要之地而與北狄矣豈數百

里之襟要則可損而數城之孤虛則可棄乎且彼數百里者存之未有損去之未有益而遂去之此一州二寨去之則為利存之則為害而反存之又非通論也況守之與棄議不相須可與不可必歸於一有必可守之策然後有不可棄之理今一州二寨之地久陷異域一日復歸於我則事將至於必爭爭則有勝負是未可必守也處未必可守之勢持必不可棄之論臣恐異時之悔有甚於今日矣昔貞觀既平髙昌以其地為郡縣號西

昌州魏鄭公諫以謂不出十年隴右且空既而置安西都護府調兵徒罪人以戍褚遂良諫以謂宜擇髙昌可立者立之召其首領悉還本土書皆不報其後突厥寇西州太宗悔不用褚遂良魏公之計抑可為今日監也臣願陛下參酌古今之迹早決蘭州之議無使重困生民久生邊患則天下幸甚

貼黄議者又曰蘭與熙河唇齒之勢今棄蘭州則熙河危矣臣則應之曰是不知本末而言也且熙

河岷州通遠軍者本青唐棟戩故地分洮水之東西乃摩正之舊處其蘭州并定西城龕谷寨者乃夏國故地哈瑪爾所管土今若棄之哈瑪爾族類惟知自保其巢穴而已安有既得故土而復侵他人之封境與青唐為仇敵哉則熙河一道自有青唐為之捍蔽也蘭州雖棄熙河不危明矣蘭州四向雖可種但屢為西人所掠是以不可得而食元祐元年閏二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八